

# “文明型国家”是理解当代中国的整体性概念

——读张维为《文明型国家》

寒竹

从2011年到2014年，张维为教授在短短三年时间里接连出版了《中国震撼》《中国触动》和《中国超越》三部著作，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2015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为了让读者对张维为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论述有一个全面理解，把这三部著作以“中国三部曲”的形式整套出版。在此之后，张教授仍笔耕不辍，近日再度推出新著《文明型国家》。

如果说“中国三部曲”是从当代中国对世界的震撼、触动和超越三个方面具体阐述中国的崛起过程，那么这本《文明型国家》则是从“文明型国家”这个整体性概念入手，对当代中国何以成功进行诠释。从内容上看，《文明型国家》中的主要内容在“中国三部曲”中或许从不同层面谈到过，但是，相对于前三部具体阐述中国道路的著作，这部《文明型国家》更具概括性和理论性。读了《文明型国家》这部书，对“中国三部曲”会有一个提纲挈领的整体性理解。

“文明型国家”这个概念是张维为最早在《中国震撼》一书中提出的。对于为什么要提出“文明型国家”这个概念，张维为的解释是，要真正读懂中国，需要一种对中国的整体把握。那么，怎样才能从整体上把握中国？什么概念能够更为全面地（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来概括中国这个超大型国家呢？张维为认为“文明型国家”是一个最好的概念。

何为“文明型国家”？作者在书中指出：“‘文明型国家’指的是一个延绵不断长达数千年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几乎完

全重合的国家。”作者这个界定相当准确：中国具有延绵不断的古老文明，又是一个当代的主权国家，而这个古老文明又正好跟主权国家完全重合。在当今世界，唯有中国具有这样的双重属性。所以，张维为在书中反复提到，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型国家”。

《文明型国家》全书分八章，分别从概念、特征、制度、模式、理念和范式六个方面来阐释“文明型国家”，然后在后两章专门论述如何“告别西方中心主义”和中国“重返世界之巅”。由于书中涉及的内容较多，笔者在此仅围绕“文明型国家”这个概念作一些分析，并谈一点个人的体会。因为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和界定涉及到对全书的理解，甚至也涉及到对“中国三部曲”的理解。

第一，“文明型国家”概念中的国家一词究竟所指为何？作者在书中专门作了解释，强调“文明型国家”概念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而是专指1648年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后出现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就是说，虽然人类进入国家状态很早，但“文明型国家”概念中讲的国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而是指具有近代主权意义的民族国家。

对于不同民族进入“民族国家”之前的状态，作者用了“传统国家”这个概念，这说明作者有着相当敏锐的现实感和常识感。张教授作这种区分，主要是想说明“文明型国家”概念中的国家一词专指现代主权国家，文明型作为定语修饰国家，唯有中国才符合“文明型国家”的概念。对于这个问题，



《文明型国家》张维为著 世纪文景公司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笔者赞同作者的区分，但觉得为了更明晰这种区别，用“王朝国家”这个概念来指称中国和欧洲在进入“民族国家”之前的阶段，要比“传统国家”更确切一些，因为“传统国家”还应当包含“王朝国家”之前的国家形态。通常，欧洲、中国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是从“王朝国家”进入“民族国家”的。笔者提出“王朝国家”这个概念主要是为了防止一些人把中国古代前数千年的存在状态仅仅理解为一种古文明，而忽视或否认中国作为一个古代国家的存在。

第二，“文明型国家”概念中的“文明”一词究竟所指为何？为什么只有中国才能被称为是“文明型国家”？

根据作者在书中的阐述，“文明型国家”概念中讲的“文明”一词，专指人类原生性的古文明，即世界四大古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和中华

文明。在这四大文明古国中，其余三个文明早已灰飞烟灭，唯有中华文明延绵不断，并且正在重返世界之巅。

作者从世界几大古老文明的存亡来说明中国是唯一的“文明型国家”，有相当的道理。但笔者觉得论证中国是唯一的“文明型国家”在理论上还需要作一些拓展。仅仅以中华文明未中断为由来证明中国是唯一的“文明型国家”，可能会引起争议。当我们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型国家”，可能并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在世界四大古文明中硕果仅存，同时还另有原因，这就是文明与国家在空间上的重合性，这是进一步理解“文明型国家”的一个关键。

在人类历史上，国家的出现通常被认为是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另外几个标志包括金属工具、文字、城市中心等），所以，文明的出现与国家的出现在时间上几乎同步。但是，文明与国家在空间上的分布并不一定重合。通常，文明的范围大而含混，而国家的疆域则要明确具体一些。在很多时候，同一个文明中会包含若干个国家。比如古希腊文明涵盖了大半个地中海沿岸和岛屿，其中的古希腊城邦国家有上百个，世界有一个古希腊文明圈，但却没有一个对应这个文明圈的一统希腊国家，存在的只有雅典、斯巴达等一系列不同的古希腊国家。希腊晚期的亚历山大帝国虽然一统天下，但存在的时间只有十三年，而且崩溃后再也没有恢复。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文明存在的国家不

止一个，公元五世纪形成的日耳曼文明、七世纪形成的阿拉伯文明都包含了不同国家，文明概念的外延都大于国家。

但是，中国在世界各大文明中却独树一帜。中国到了商朝后期，部落性质的“方国”就开始式微；到了西周，中国形成了以松散的封建制为形式的大一统国家，华夏文明与周天子的疆域基本重合。此后，经过数百年战争，中国在秦汉之际形成了以君主制为形式的郡县制国家，仍然保持了文明与国家在空间上的重合。在其后两千年的历史中，这种文明与国家重合的情形就再也没有改变过。分裂尽管时有出现，但华夏文明跟国家的疆域基本合一。

纵观人类历史，在世界各个文明中，华夏文明就是中华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的国家就是华夏文明，二者的内涵与外延基本一样。所以，中国不存在一个只有文明、没有国家的时期。虽然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使得中华文明圈要大于国家直接控制的疆域，但一个文明、一个国家，仍是中国几千年的特色。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在几年前也承认了是中国在世界上第一个建立起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这实际上是驳斥了白鲁恂“中国是一个佯装成国家的文明”的说法。

所以，从现实层面看，该书主要是为读者从整体上把握当代中国提供一个整体性概念；从理论层面看，张维为提出的“文明型国家”是对文明理论和国家理论的一种探索和创新，是对中国话语的一种创新。

# 被偷窃的艺术与爱情

——读《偷香窃爱——一个爱情故事》

林微云

澳大利亚作家彼得·凯里的长篇小说《偷香窃爱——一个爱情故事》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迈克尔·布彻·博恩原是澳大利亚的知名画家，离婚后因潜入家中偷窃自己的名画而入狱四年。刑满释放后，他不得已蜷居乡野，继续从事绘画创作，并照顾体重达两百多磅且患有痴呆症的弟弟休。某个暴雨之夜，漂亮的玛琳·莱博维茨闯入了他平静的生活，玛琳是已故著名现代派画家莱博维茨的儿媳，她从美国来到澳洲，是为了寻找公公遗留的价值连城的名画。没想到邻居被杀，邻居家的莱博维茨名画被盗，警察怀疑上了博恩。穷困潦倒又不甘心的博恩不得已与玛琳联手，企图东山再起。他出走澳大利亚，跑到日本办画展，去纽约卖画，然而种种事件和陷阱却让他始料不及。一场冲突之后，迈克尔带着弟弟休回到了澳大利亚的内陆小镇，再次过起了平淡无奇的生活。

彼得·凯里是当代澳大利亚文学的领

军人物，被誉为“澳大利亚最有才华和最令人激动的作家之一”，他曾二度荣获布克奖，主要作品有《奥斯卡与露辛达》《杰克·迈格斯》《凯利帮真史》《偷香窃爱》《主仆美国历险记》《眼泪的化学》等。凯里的作品怪诞、幽默，具有寓言式小说和科幻小说的特征。多年来，他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此书中凯里以“名画”为中心，勾勒了一幅现代人狡诈贪婪、欲望难填的嘴脸。

整部小说围绕着“名画”的占有而展开，因为占有“名画”意味着金钱与社会地位。博恩不满因离婚而不得不放弃所有钱财，铤而走险偷盗自己已卖出的名画用以办画展，企图东山再起；博恩的赞助人、收藏家让-保罗因为博恩偷了自己收藏的博恩自己画的名画而与其反目成仇；邻居博伊兰因为收藏了一幅莱博维茨的名画而引来杀身之祸；奥利维尔·莱博维茨及其母亲因为继承了父亲莱博维茨的大量作

品而被人设计谋害，最后两人皆身亡；玛琳·莱博维茨年轻漂亮，前途无量，因为贪图公公莱博维茨的画作和所谓的“精神权利”，处心积虑，布下陷阱，不但盗走了名画而且杀死了自己的丈夫，以便独吞所有权益……所谓“名画”早已不是艺术品，而是名利的代名词，在名利的驱使下，人与人之间只剩下赤裸裸的物质关系。

在书中，作者让追逐名利的博恩与玛琳上演了一场扑朔迷离的“甜美”爱情，给人人与人之间冷冰冰的名利关系披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彰显了人性的矛盾和现实生活的复杂。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用博恩和弟弟休两兄弟的口吻交替讲述他们共同经历的故事，既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感和亲切感，又增加了小说叙述的广度和深度，使人物刻画入木三分。书中大量的心理描写和意识流写作，又让人想起伍尔夫。事实上，作家塑造的休和玛琳分别是博恩的两个自我，休代表了澳大利亚的乡



《偷香窃爱——一个爱情故事》张建平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村生活方式，玛琳则代表了现代都市的生活方式，博恩挣扎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善良与贪欲之间，造成了人格分裂。

此书是一部探讨利欲熏心导致人性迷失，以及何为艺术本真的作品。面对世俗世界的名利诱惑和艺术世界的难以预测，“过时”的艺术家博恩挣扎在真与伪、善与恶、名利与艺术、传统与现代之间，世事难料和野心膨胀让他不惜踏入险途，逐渐迷失自我，个人的价值观、艺术观都大受冲击。在经历了一番炼狱般的爱情与艺术的双重失窃之后，博恩回归了自我的本真，带着弟弟休从纽约繁华之地重返澳大利亚乡村，过上了平静的生活。爱情的甜美纯真与偷窃的罪恶贪念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两者却演化出一场和谐荒诞、对立统一的故事。